清水日史

十三日甲午晴○辦察官玄昔運來見○昨年則彼使供饋使各貢人進排今番則使辦察官受乾価隨所入備給云

十四日乙未晴寒○差備官高永喜來見高昨年五月修信使時差乾粮官徃還者而今番差掌務官

十五日丙申晴寒○早朝捴戎廳旗手十名來待依昨年例也即為退送使之待令于伴接所

十六日丁酉晴○高永喜白善鏞出清水館歷路來見

十七日戊戌晴○未刻辦察官出館所歷見語及待彼人節次

清水日史

丁丑十月十二日癸巳早雨霏晩止○議政府啓曰日本外務大丞花房義質湖南開港地方測水後上京云矣開港處指點雖有其約通商事駐京旣無所許故自萊府連加開諭而彼人期願上來續好之地亦難牢拒凡干接應之節令各衙門叅酌昨年例施行禮曹叅判洪祐昌伴接官差下通津府使李奎遠金浦郡守李重允陽川縣監李敏善并迎接官差下以為替站護行之地回歸時仍兼護送官之意并為分付何如

傳曰允

十八日己亥陰○飯后出伴接所省檢清水館鋪陳及防守等節日晡而還

十九日庚子朝雨晚晴○午刻以平服出往伴接所○伴接所書吏等來見本曺執吏金禧演戶曺金弘基兵曺孫德模京兆下基弘本曺朴是英李在玉吳振漢金先鉉兵曺安英植李寅昌書寫戶曺張泓植○摠戎廳軍牢十名来待遞直依昨年例○申時彼使傳語官任永等二人車卜七輛自楊花津入来駐館所饋酒物次饋夕餅

二十日辛丑晴○丑時傳語官一人及從者三人乘轎子車卜三輛入来

二十一日壬寅朝霧仍晴○晡時代理公使花房義質乘四人轎隨員外務二等屬副田節四等屬浦瀨裕五等屬山之城祐長八等屬大井敬太郞陸軍小尉海津三雄十三等出仕下村修

介外務等外一等益户吉明同等外三等金井孝衛小使鈴木
金太郎石井七三郎從者高雄號艦長海軍少佐枚感道書記
石幡貞或乘轎或騎馬入留館所饋酒饌海軍之落留艇所仁川
者未詳其數○彼人供饋自度支来設廚房○昏後車卜三輛
来到○差備官堂上韓文奎呉致默李熙聞玄昔運時辨察官堂下
金秉善高永喜掌務官韓應參白善鏞朴齊銑高永鐸
二十二日癸卯晴○見石幡貞書
八月十日華書我十月十五日接到回得審 玉京復命叅恳
資思企德儀是宜當之事而 僕慶賀之尤切即可速致書以時
戒行握手在近故未敢𥡴也斷猿孤方今果来望紫微青雲欽
嘉實出于望外則聽 僕親上堂伸慶乎否刻日待報近藤訥軒

依舊平安猶管理釜山港殷勤為致意格庵詞伯代承後處事

精確貴國真多人哉公餘又曾訂雅盟與貴下在任之時無異

草余惚悾恨無與之也来書目僕為玉水翁私淑不知翁為何

人其行事年代如何請勿吝指示餘在面悉敬具云〻擾未郎

荅

平朝具時服乘船直入舘所彼使花房與石幡任永副田山之

城浦瀨并座花房石幡欣然出迎余在萊府時面熟者也寒暄

畢饋余茶酒示以親密余亦如是荅之○花房辟人只留浦瀨

而語曰今行為定開港處而屛人之意以親熟之致為私談故

也仍曰北道則已有心定處矣

荅曰理事官条約時已定北青有何更定乎

彼曰不然貴國雖曰定之理事官則觀其指點處後牢定之意

爲言矣北青船泊處水淺出入甚難故俺國則定於文川地清

川矣湖南則心欲觀扶安沃溝等地而今行値風不利未見而

来矣大抵開港擇定藏風向陽處而珍島果難開港將欲更觀

扶沃及湖西等地爲定南陽江華等地當初心中有意今来測

水則難以容船故破計也

答曰我 朝已與理事官相約以珍島北青今忽此言大違前

約我 朝必不許施兩國和好之時勿爲相持

彼曰此則彼此親熟故先於此言来日公幹時更言之也

彼又曰今行聞湖南多餓殍云蓋緣大侵而然也昨年理事官

及俺以請穀事對閤下屢言俺故時又托管理官而貴國終不

請穀見今和好之日無乃外待乎
答曰豈有是也昨年見公已陳不然之端卽衷曲也今年貴國
大登我國大歉致有此說而所謂衷曲者非他也我國若以貴
穀濟活飢民目下救急而日後貴國値歉則我國無以此例償
之故我　朝不爲副施良有以也
彼曰此大不然我國雖歉四方多有移粟之國必不請貴穀貴
國亦不必以穀償穀代以棉布棉花等物無妨
答曰咸意雖感此則行之不得且屬徃事不必拖長
彼曰鄙邦以薩摩州事一經騷擾今姑安帖尚有餘式其在親
密之地有此密告○余謂花房曰館門禁雜亦規度也余當禁
我人之入公亦禁從者之出花房曰當如敎矣卽還伴所造木

屛署兩國之各授使役之出入者以嚴其規
中刻武衛所別付料奉　標信口傳館門出入禁雜之
敎蓋禁斷我人之攔入彼人之攔出也○彼書契中慮或有拘碍
文字故使掌務官高永喜謄來其草本
大日本國外務卿寺島宗則謹致書
大朝鮮國禮曹判書趙寧夏閣下茲我政府遵曩日所議立和
約卽任花房義質以代理公使前往　貴國諒貴性素敦敏當
事能辦定應適其任足使兩國和好益固望　貴政府幸爲諒
之而至兩國交際一切事務總與諒貴善爲商酌倘有所陳請
則賜聽納尙此顒祝兩國平安順頌台祉不宣云云○晡時郞
答石幡書

書未暇謝馳往接面古人所謂書不如面果準備語也我國退
溪先生道學德業想已稔聞矣玉水翁方類退溪今書體裁間
架與小學編同我東學者聞而欽之知玉水翁為貴國文學高
士久矣年代雖未詳而似在百有年前餘明奉不戩
二十三日甲辰陰寒雪乍作乍止○午強具公服乘船列前排領
公使及隨員六從者一公使乘四人轎張複雨傘有前排隨員
乘轎從者與東萊通事騎馬諸譯學或公服或天翼同入春曹
攤會諸員本曹判書趙寧夏政府堂上趙寅熙本曹叅議李在
敬也彼使小憇卽廳所肆宴席於大廳設交椅於南北公使呈
書契傳語官浦瀨裕奉書契跪進置于卓上公使出示別錄一
紙乃行中沿路地方官姓名也坼見書契見上

禮判問曰昨年理事官講約時以交聘外另爲派使往來使船必由通津之意屢回商論曾有理事官手録且將此二件添載条款之意至有禮曺別書契換送者而尚無回答書契故認以歸正矣今番派使果是未料之事而書契亦無所答甚訝惑安有理事官手録本曺別書契之意乎

彼曰此等事俺果捻知而自外務省委之於我以爲備告兩条之所不然故書契中徵有所陳云

答曰來使雖云將有所陳書契初無擧論誠欠事體也

彼曰所教切當每書不盡意故替我詳陳而然也

答曰兩件事不可無歸正則從當更有詳論而今來書契却之未安姑爲照受也

請公使入房示以禮判以下名帖更請出座面〻接話設樂各
進酒麵床樂止進初味樂作博壓進二味樂作響鉢進三味樂作鼓舞
通禮院書吏二名讀笏記公使酢進一酌於禮判飲啐禮判亦
酬一酌於公使亦飲啐撤卓禮畢余領公使如來儀出崇禮門
還住館所日已暮矣

余在萊府時東嶽石幡貞多有唱酬而今從使來不無示意
構一律以贈

清水館深闢小春初筵歡笑舊緣回黃花老屋相思夢碧海長
風遠渡人往跡須着星散地此時又接月明隣知應逢處為離
處多苦浮生擾〻塵

花房眠雲号公使亦熟面也并寄一律

茫茫晋楚故情多十月滄溟萬里槎金浦官門催晚角楊花渡口聽昏鴉試看泉石如斯已閱盡風霜總若何殘燭寒白梅下夢郵堪夜夜到君家
度支廚供撤罷朝夕之饋從彼人所請只給餼物而隨所求自
地部進排
二十四日乙巳晴○宴饗後回公文字任譯不即舉行自 政府施以削籍高永鐸白善鏞朴齊銑改差代尹亨夔韓教明下奉植李一善
受書契後繼有公幹云公幹講修官事也余以伴接有難冒當書稟首揆丈
昨年有修好之事故差講修官有接待之節故差伴接官各任

其職責而今番則以外樣視之似無更修之事官只伴接而已
昨日禮判問答彼曰書不盡意啓以詳陳云未知何事而必有
公幹矣小人以伴接之啣仍冒講修之職自任公幹則恐涉越
俎之嫌茲以伏達諒燭下教以便公私爲彼人請自今以後伴
接出入以平服爲好云伏未知如何公使有書云我海軍士官
有時來往本使旅館望飭令沿路郡縣無有妨碍矣故并仰禀
云云
首揆丈答書今若有公幹則伴接官公幹少無嫌也今又更出
講修名色則聽聞似有事端也彼之今來段說之事曾未所料
則何可更出他名色啣耶伴接官公幹少無如何矣彼人所請
往來沿路無碍事既有昨年例矣今方分付於畿營而平服出

入有難者卽是奉 命之地也况有損貞採答以奉命所重如
何〻〻○申刻 政府公文來到
今番有公幹之事便宜句檢者○安封書伴接官開拆
彼使花房呈禮曹判書書
謹啓者本使承委如別記則近日當要面議望擇定日期以報
之玆副委貟譯漢文謄本知照爲敬具○明治十年十一月廿
八日○代理公使花房義質○禮曹判書趙寧夏閤下
譯漢文謄本○代理公使花房義質
卿須適日本曆明治九年二月廿六日朝鮮曆丙子二月初二
日在江華府所議定修好条規第五款議于彼政府指定地名
令其開港口若夫諸定規則據修好条規附錄第三款而議定

可也○明治十年九月十九日○外務卿寺島宗則
二十五日丙午晴○彼人昨年身死二人埋於永宗地而今彼使
欲表其所埋處請以碑石長三尺趺高九寸三個示以圖樣以
此意書達揆地○石幡和章来到
幾回載筆且尋春湖海自疑舊有因神契異邦忘為客天緣各
地遇斯人一朝蕪語徃来節千里鷄聲遠近隣能使部風和氣
在他時硯海不留塵
走唫五律寄石幡
峨洋琴數尺舊曲正堪聞有和皆為雪無持可贈雲江山人易
老天地路多分東望還惆悵綠楊亭樹曛
公使花房請如昨年例率隨員二人登覽舘後山慕少頃還入

送釜山草梁館所去書一封要以信傳故緣由并使差備官分
撥各處
浦瀨裕傳言公使將邀春曹三堂上設酌而欲躬往市貿以渠
私力不得挽止若有伴接官隱映游辭則渠亦在傍防塞云故
不獲已入見公使開諭以體面損失公使憮然曰當如教矣其
性燥可見也
二十六日丁未朝晴晩陰○彼請碑石事慮有後弊而且有首揆
丈難施之教故先使辨察官善辭諭之姑寢其請
水原甕浦沙格林子善舟中有狗皮二張彼人見而欲之以珊
瑚一枝一寸不過相換事入廉至有鐵營上司押送伴接所故林漢
巖棍十度放釋珊瑚出給差備所使之完壁于彼

彼使來時遇風浪於水原古温浦甚危急時留相金炳地送人
救護矣彼使不勝感激以書一度麵一樻南艸二斤烟草三斤
楮紙三束要以轉致故傳付饌營
浦瀨先見禮曺回文謂有碍眼處處公使不受改辭為宜云故
更報春曺○彼使邀見暫入旋還
申刻武衛所別付料奉 標信口傳館門禁辟申飭之
教○武衛執事禁衛執事以私接彼人事入別廳自
上汰去仍為口傳 下教曰無論我人誰某攔入館所私自接語
及彼人出入時如有侵戲凌侮者一并捉治○鍾後春曺回文
出來
來意承詳如有公幹伴接官以本曺叅判當為句檢稟定於改

府而商酌矣庶可深諒謹此謝復○卽使差備官傳于公使○
兩聲達曙
二十七日戊申朝陰霽飛○以彼使傳書草梁館事發関于萊府
○午強與辨察官入館所彼使出迎座定傳語官浦瀨獨在傍
彼使請公幹禮曰閤下以禮曹叅判為公幹句檢云約書交鈐
亦主之耶
余荅曰然也
彼曰俺之今行備陳於書契中公果領會否
荅曰兩國修好守約一也聘使二也往年理事官與講修官約
交聘以外頻勿派使、艘來泊必於通津竟有理事官手錄且
有本曹別書契而尚無賫事派送之回報今者之來得無損於

信而違其約乎

彼憮然曰誠如所教書不盡意已悉於禮曹書契此俺所以委来面陳且修好条規第五欵附録第三欵約雖成事未決故專為面議公只發此端第當詳言也別書契事非無理事官之令明致書講修官所答似有所未及詳察也答書契豈不欲速修

恐又有書不盡違之慮替我詳陳也

荅曰随事随議有問有荅何如是煩說乎

彼曰見今天下各國約以交好則公使相派往来相望開示情誼極修親睦方可謂交隣之厚貴國與獘邦復修舊好派使相送載於修好条規第二欵矣昨年理事官壯有手録固不能擅断及其故國亦不能變通致書于講修官矣且以船泊處言之

将有三處之開港則亦不無卽其地發行故亦難指定一處此
所以我政府申複言之也
余欽容而答曰他國之規自是其規我　國経例不得不依別
書契故正也
彼曰俺之所陳終未恕燭自為閔菀二處開港之期已迫事係
重大必於此行牢定而巧值風浪未見便宜處又不可斷然確
定咸鏡道文川地豊津松田港可以開請以此地為定全忠兩
道勢不得已待明年更為測水而俺之來也外務卿以為全忠
兩道中若未暇詳察港處為先仁富等地姑設一港牢定之前
暫時交易為教故行過其地歷日遍覌竟無合意處而止之然
旣承外務卿命也敢此仰聞

答曰兩件事雖至再至三不可聽從而文川卽我　國先寢奉安之地也不可與議西南兩道將又測水亦涉煩槊惟以珍島北青爲定可也

彼曰此兩處甚不便宜未可擧論也文川地所重今始得聞而松田在海濱也去所重之地若稍遠則恐無損於事體而他處則苦無可㸃必以松田定之甚幸且以一處言之當初五道中二處許施盖出於使之擇定之意也今行値風從船從來冗費多日且慮石炭之不足未能周察測水可謂狼狽大抵開港到底測水可以的定勢將明年更測而又値石炭之見乏則大事又狼狽矣將欲於珍島碧波亭及巨文島預爲積炭以爲繼用之資

答曰此亦難施假使更測水必議定于兼府可也

彼曰我朝意向雖未預料事甚重大必有如今氵[illegible]使

答曰此則徒事煩弊萬〻不當也

彼曰我政府措處不可詳燭第以俺之所告諸条善禀　貴政府質定之幸甚

答曰顚末當禀于　政府更於晦日回示也

彼曰昨年理事官得見貴國地圖而還呈云日本分國地圖一帙謹呈　貴政府矣亦賜　貴國地圖否

答曰此亦禀議回報矣

彼曰夜已闌矣語涉支離日後更敘若何

答曰吾意亦然○遂啟伴所謄出幾本分傳各處

鍾淩東嶽寄和章又有一詩

鷗鷺盟不冷般詩且報聞夢逼狐館兩白隔半間雲楚晩蕙蘭似崑山玉石分訥堂定本寂絶影對嵐𥊍竹籬鷄犬靄斜暉回首世間一笑非桃源不許引人去庚嶺空肴放鶴故日午紫雲仙館閲日夕蒼靄萬松園箇中歳月長如許却恐漢節竊欵扉

走和東嶽寄示韵

蒼〻館樹返西暉坐看浮雲無是非燭影微明詩適至鍾般欲斷客初故中車尋逕能先扶衆帯登山却減園自笑冷官居靜閒數椽茅屋掩松扉○聞鷄而宿

二十八日己酉晴温○眠雲遺書一函木棉種二封

木棉之用不下五穀　貴國與獘邦產之其久矣惟其種不良其質不精　僕多年有意改良之偶昨年遊惡米利加歷覽產棉地方得二良種一曰高地棉適於高野一曰海島棉宜濱海島嶼二種共精質細膩過於我兩國所產而海島棉者更加精細蓋　貴國全羅忠清沿海島嶼無數若擇其地而播焉耘耨均宜則未必為無益矣今試贈之請哂收敬具〇十二月一日眠雲再拜〇又寄和章来

古事紛紜蹉跌多異鄉又此泛星槎西胡形勢危如許東海連衡利在何秋雨曠郊横断鴈夕陽遠樹宿寒鴉　廟堂幸有賢名士艱後維新舊國家

木棉種送呈于首揆丈而旋卽還送傍有試播者分而與之

走唫五律贈眠雲魁旅懷

遠客聽秋雨襟懷倍覺清枕泉心澹泊檐鳥語和平洞邃樓臺
靜鐏深琴髮明于時應轉輾晨月上東城

彼海軍士官留任仁川艦所者六人入來與公使同處館所請
以依昨年例往謁南廟而還

二十九日庚戌早朝雪晡止○彼士官依昨年例往金鷄洞回還
又請謁　文廟嚴辭不許彼出示昨年日記曰往年則許以擇
日謁見俺們適無暇未往今何牢拒云昨年事余固不知辭不
可迫而拒絶又不可擅自許否也彼又請街路上無碍往來乃
是和好之誼請稟　貴政府云故并書稟揆地○彼海軍派軍
卒也乃外務省所屬朝士而護行公使者也花房所帶職派外

務省官故不能操東海軍之跳踉以此也云

三十日辛亥晴朗○平朝通事來傳公使語曰海軍今方還出船所而以不得遊覽處有慍意使視金鷄調而直向船所何如云故卽使通事率行仍領送其船所

日前花房石幡兩詩句語頗陰險其曰西胡者似指西洋也形勢危如許者恐動我也東海者彼自稱也連衡利在何者指其交好之利全在我而自伐其功者也石詩云桃源不許引人者指我　國不許他國人任意往來也蒼髯萬松園者譬其把守禁闕也漢郞竊欵扉者指我　國雖僻恐有外人竊窺也此不足與呶呶而又不可無答

連衡說答花房

天下多辯說古今尚縱衡抵掌談是非九霄與千坑簧舌徒紛紜終難輸一秤萬金紆籌策交好云和平趙魏宜急困晉楚寧渝盟西胡郁肯數東隣有舊情莫言滄海濶一葦直路程金石㬎永久冠蓋約送迎人心較長短我髮老經營但顧東西國安樂濟众生

桃源引 峇石檣

古有荒唐說何處是桃源聞道晉代人漁子至武陵村姓名與衣服近古其俗敦漁郎眼生睞謾擬秦漢論浪傳編葦網感說脫粟飧世人聞而喜知有別乾坤漁舟應識路柯為不辨言仙源非別境桃花流水園無地不種桃處處可名存堪笑漁子棹春水往來煩

午刻入見花房曰日前公幹諸条已陳事理想應諒會而文川所重自別開港一欵不敢擧論也

彼曰設港於其浦定界立標勿令汗漫出入則少無碍於所重地而此外若無可合處故向所以屢言也何不以此詳稟政府耶

答曰昨春黑田公幹時以永與爲言故答以 陵寢所奉之地不可許施爲言則黑田輒以事體之不敢煩請爲答而止矣今文川所重亦如永興豈可擧議耶

彼曰俺未所解者也兩國和好之後貴我人民視同一般人民尊崇之道亦是一般似無相碍而若是靳許無乃視我人民如異域異類耶

答曰所重自別之地雖我　國人不許廣占商路或有紛拏生弊之端也非貴我人民之有間也

彼曰俺之此行專為開港而與於黑田辨理之行則文川斬許之意不可不詳知然後歸報我朝廷矣第以書示之也

答曰當書示而北青珍島素稱大都會昨年以此二處許之必為牢定可也

彼曰若非文川果無可合更禀政府是所望也青珍雖已詳察形便不宜於開港且難通船明年測水時許將更察而以若不合之地不可如教定之也當初五道內擇定之意出於詳察便否之感念則不得不明年測水後議定也

答曰縱欲更測必無踰於此兩處不可更事測水也明年又將

派使測水抵京議定云者尤有所不可設有測水議定于策府可也書契于禮曹可也何必派使為哉此係兩國煩弊貴朝之意亦然矣

彼曰開港最関大事似不無派使之舉而惟在我朝處事之如何非俺所可質言也

答曰公使既是代理則此事亦可從便故正而亦難擅便故朝備言事勢以為兩國除弊可也

彼曰當故國詳告而其在朝意莫可預料也

答曰弊関兩國貴朝寧有異見也派使之只於交聘使船之必由通津已於昨年屢回商量既有理事官手錄且有別書契換送此無非勤念使行遠勞兩國煩弊也此兩件添載条款可謂

相孚之誼也理事官之不副手錄別書契之不爲回答誠欠事體此亦越即故正也

彼曰交際事務隨時派使已載辨理大臣修好条規者而及於理事官附錄講論時雖有故國變通之言實非理事官所可擅便故手錄中以不可遽議而故報我朝回答之意爲辭矣及其故朝亦不能變通至有致書於講修官則庶可諒㑭其事狀矣俺豈有變通之道哉若以此事舉論則自我國更派辨理大臣貴國特派全權大臣銷刻修好条規第二款然後可以故正条規係是金石之典各國所共知則宗難銷刻而銷刻之前豈有他議哉此將以我國之不能勉副而除弊事俺當故國詳陳然成效與否何敢質言耶

答曰此兩条不可不依別書契故正以此此深諒昨日館內諸員以　文廟拜謁之意縱有所請此則不可許施也　聖廟卽我國尊崇之地我邦人民亦不敢尋常瞻謁况汗漫遊观乎此所以不許貴國人等閑徃来勿為少嫌也

彼曰交隣之誼兩國人民安徃而不可日本亦知尊聖之道則固不敢褻慢之舉而展拜為難則徃于近處瞻視而已有何妨於禮貞耶貴國之防塞甚訝惑也

答曰此非有間於貴我人民而然也我　國規模自有常度未嘗有外國人徃来街路而以大清國使留館三日不出館外亦不為任意出入清人不欲違我　國成規亦未嘗強請出入此必貴國之可以稔聞追此观之從可破惑也

彼曰今以两情未熟而不許耶

答曰两情之熟不熟何関於遊覧之許不許耶

彼曰諸般条件所陳並仰禀政府布賜回教

公幹罷還後彼以三件条書送○一謁領議政右議政六曺判書事○一観錬兵弓銃射的演習事○一観訟庭及獄舍事○并書送各處

十一月朔日壬子晴○餙后入北巷拜首揆丈右閤丈及黄史閔輔國丈暫歴家仍夕餙而還伴接所彼三人登館後小頃旋還館所云

花房送茗壷圖録及青灣茗醼圖誌各一局而請茗壷圖序眠雲以言志詩索和

男兒素弧事何休書劍年〻伴客愁欲試東洋均勢策片帆又向漢江頭

卽步以寄

於酒於文兩不休斯翁自是髯無愁茫〻天下何思慮局外山陰臥白頭

二日癸丑雪霏或作或止○著茗壺圖錄序以副眠雲所請

蓋嘗聞以人比器〻奚取焉其形質也方圓也亦視其所盛之物焉爲器而見用於人亦不可誣蘭田奧君之茗壺之謂歟奧君友人眠雲花房氏遺以茗壺圖錄請以弁卷余閱其圖曰潔哉壺也其取物也芳摩圖而想奧君其趣味可知宜乎眠雲與之友守眠雲器也其所盛如此壺之茗故愛蘭田之圖錄播諸

遠方此可謂蘭同臭夫余見奧君之友如見奧君奚徒取茗之芳潔壷之方圓為哉器乎奧君其見用於人不是恒茶餅也余亦藏此畵於茶肆之右敘其說以故之

彼海軍士官并九人自仁川艀所入来同處舘所

彼使有私示別錄故謄送各處

一本使奉命未必久駐留貴京城了眼前公事則故國固其所也故若議事涉紛錯曠日彌久及漢江氷合近海航行危險則或一朝解還艀舶待時氣和暖或本使陸路經釜山而故國等所預悶念也

一我職制公使例駐留其國然據本使所聞貴國議雖条約所載日本使臣久駐留亦嫌忌之故本使之来不必要久駐留事

及至結了則先引故我外務卿深洞察貴國內情以權宜善處之意非公使之本分也若夫至世運變遷海陸危利便益滋與両國人民往來從以加多則交際事務不復如今日簡省而已其既已人众事繁矣則必即料外者當是之時每事遣使句當不堪冗費而況動有致失機壅滯寃屈難伸之弊故互駐留使臣於其京城者即消弊於未萌冗費於事前伸寃疏滯之道寓焉且夫凡天下之事機變不測故慮之最要機先慮之必貴豫謀請試舉其一二餘類推焉今夫有開港場朝鮮人障戕害日本人日本人障戕害朝鮮人等々事猝起事頗盤錯在該地両國官員互有異議不決聽而裁之者誰也寃屈無伸也紛騰繁辭也勢將至兵力相問當是之時各稟其政府數百千里之遠

徒藉書翰往復以望故無事此萬莫可有之理縱令俾有之亦
多消費時日無由伸理若或有遷延無妨之事則遣使辨理無
有不可但事要速决不欲淹滞而特為遣使亦以為屬太冗若
將如之何乎凡是等事情萬変不為預救之計立待事端猝起
無乃屬政府急忽乎預救如何亦在公使駐留而已矣且請令
乳公使駐留京要使一二言之貴國與我邦之間有松島即古陵島
及我對馬島現有往来魯英艇舶所必由之處時或不幸即為
他國人所據則為我両國妨害不尠於是協力追攘亦既晚矣
此島我両國之要衝他國原顧亦未可知其不可不毖未萌而
急預防也明而况現今有若土耳其國與魯西亞國之戰遠然
聞之雖似邈焉風馬牛不相及而歐洲五大國之互有違言至

英魯交兵亦未可知其或有一朝開戦英艦之直來侵擊魯領
葳雖德者私世所熟慮即以英艦隊負勝於魯軍備也雖然侵
之不易魯極力備之則英亦顧求之於他貴國咸鏡道文川郡
海灣恐為其衝矣今假依各國所注目以該地為英魯必争之
地是嫁禍於東洋之漸也若然則貴國勿論耳波及對岸我邦
大事斷與矣尚不先機預防則後悔無及不知貴國議今有及
于此否貴國固不乏其人雖然貴國未嘗海外諸國通交雖有
其人恐有其策難施者惟以我邦通好有素也未必不難為之
故及今其謀於英魯兩國以貴國約為中立國其港灣為不得
互相侵之地則斷晏然無虞矣計若不出於此不幸一朝有事
悾惚遣使通情不惟不及事而已徒招世疑恠掣肘莫濟時機

乃去矣雖然此是眼前一事卽出於意料外若觸類長爲百般
事故非駐京直損則不可能爲者不知亦有幾許若夫疏壅滯
伸冤屈事簡而成務費省而應機議事不煩簡牘遭變不待特
使者惟有公使駐京一事耳況事變之來不測而機事不容不
成固非尋常書牘可以辯者公使要務旣如是則不可一日不
駐京也雖然此等事非公書之可能悉具備必不敢要具備而
況本使奉命又有不止於此者而若限此一二事特書曰望聽
本使所陳恐亦徒失我兩國之誼故曰交際事務一切與該負
商量推而廣之則除商議開港口之外以貴國爲中立國且辨
明公使留駐要務亦在本使委內矣雖然我外務卿早審貴國
內情者也故命本使不以直駐京以其嫌涉於強迫也是其用

意之深且功惟貴　政府諒察焉

三日甲寅晴○午初入見彼使曰向有書示之札故稟于　政府有此文字覽可悉也（文字以文川不許之由書示彼使）

彼覽文字曰辨理與理事非為開港而來俺專為定地設港故文川不許之由欲詳知而曾有所請也

答曰開港非指某道而言只云南之珍島北之北青而已前不言文川而今何強請耶文川之說若出於前日已與永興而不許也珍青兩處果勝於此以為的定也

彼曰俺來時外務卿命以念忠兩道中遍覘可港處而若未詳察則必於江華地姑先設港移定他處之前暫時交易為教然煩弊不少故置之而日前私示文字俯覽可悲也

答曰　政府所教宣有他哉乃日前公幹之言也文川所重昭示無餘公使強迫决非待我之道雖一日二日至于一年固不可許也

彼曰雖涉煩屑俺國人亦知尊敬之道與　貴國無異則有何難處事端乎且以永與言之黑田不關於定港故答以所謂所重則更議云者實非貿言也

答曰　陵寢奉安所重自別尊其所重卽　國家大義也更何有難處之事乎

彼曰然則所重之意可得詳聞歟

答曰我　國定規　陵寢所奉之地絶禁場市紛遝喧閙之弊況使開港擾閙乎

彼曰開港之事豈云凌蔑之事乎開港似無妨於　陵寢所奉地也

答曰惡是何言也我非外待日本之意也所重之地重也開港之事輕也輕不可以壓重於理當然於事兩便是何說也

彼曰豈不有兩國既以交隣事成文字者乎

答曰如無交隣好誼則何可議及於開港等事乎

彼曰　貴國既有永世交好之事乎不乎

答曰自昨年更修之後已為長久交好之誼更何言乎

彼曰江華条約之前俺們入京姑捨雖萊府亦不得往來閤下知否

答曰今則新修条約矣何必以此言也

彼曰若從条約而行之亦不無　貴國規模之変改者也
答曰昨年約以可変者変不可變者不變之意已有所陳矣今
忽以永好與否為辭還切訝惑也
彼曰俄者之説前者阻隔事也非道今日永好與不好之辭也
答曰吾亦知之也
彼曰昨年黒田則只定条約大體也理事官則只定細節目也
閤下不知乎俺行則只為開港而来也
答曰雖然事係所重盈庭之論舉國之議同一辭矣雖至屢懇
不可以更為稟畓諒之也
彼曰阻隔後我政府昨春派使欲以力相爲幸得和議而止矣
理事官来時或不無異同今又蔦藤則我政府必悔其當初以

力不為也
答曰雖有詳稟不過如是我只以輕重言之公何為答西而恐
動我耶
彼曰貴我人民同為一體之意詳稟而不許耶不為稟而然耶
通商事輕乎若如此言所重地不可為貿易通商之謂歟
答曰貴不知我　國規我不知貴國規彼此實難通情甚苑
彼曰貴　國規模　陵寢所奉地不為通商可知舊法依在而
事到如此其或無變改規模之道耶
答曰假使我欲設港於貴國陵山所在地貴國必有未安底心
易地皆然何如是強迫耶
彼曰親切自親切此事自貴　政府質定之事強迫之說不審

何謂也俺豈有強迫之理哉俺之來既是公使則以事面言之
豈敢強迫也苟如此言非徒俺一身自有両朝廷亂議也
荅曰公使奉命之官我亦奉命之官各有可強之端可迫之說
此等說話有何个意而如是屢言耶
彼曰強迫之說已知不然而通商豈非大事乎重地之開港生
弊云者不覺其所以然以釜山言之今當歎年以我米救濟人
民者多此非所重乎且禦侮外寇亦非所重乎變改規模之意
詳細仰禀
荅曰隨事論事說往說來或有堅執強迫之端則不可無相詰
亦我俗之恒茶飯也若聽以逆耳則何必以此個說為乎
彼曰文川事情日前錄呈者詳禀耶詳禀而一直不許耶力論

其事必可無輕重難易之端庶可諒會否
答曰我規則雖凡人墳墓子孫众多冠冕不絶則其前後左右相望之地大路也場市也必遠迤移之况　仙寢所重之郡守我規果如是非不許港口之意也然公使之行不定港處則無異虛行於我心甚為悵然我　國尊所重果如是吾何更煩
彼曰彼此面議閤下槩知俺之裡許也貴　政府亦知否又此屢〻者欲使知其事端也
答曰備陳于　政府而其不許者所重故也
彼曰但知一時難處之事不念来頭之大事何也
答曰終日不决力言止斷更言他端可也
彼曰以貴　國之不許文川如有嫁禍於俺邦不幸大矣公則

不覺一直牢拒俺不得不自為身謀第欲做經營須勿後悔也
答曰說有後悔文川不可許也開港於北青則彼此保無事也
日後忘憂者只恃貴國交誼之厚也
彼曰已為通情則防禦外寇隣誼固當而終是我自我彼自彼
可乎
答曰和好之後如是尓說真個外待也我則認以貴我相濟何
以出彼我之說乎且派使艇泊兩条當以別書契為之貴但以
開港事務言之我亦以是答之也
彼曰終不破惑也事務諸件不可無派使兩國之間有事則固
當往來從今以後雖有交聘外無派使之約有事則有使更勿
出無益之言今來面議猶如是相持豈可以一書契盡其說乎

又有不信我而裁書探之耶然則俺之於還前速〻派使往還俺當留駐也若別書契抑或有他事而然耶

答曰豈有不信之理也只以交聘外無派使船泊必由通津之意前有別書契而今無回答故心甚訝惑公使之故更欲詳陳書契者也更有何他端哉我　國不必派使公亦不必為此留連也

彼曰兩國派使自然煩弊容或無妨於此於彼明陳為弊之端則俺當有除弊之道矣

答曰除弊之事非難也交聘外不為派使第一除弊也

彼曰派使所由重言復言而終不諒燭俺心亦沓〻今行携来粮槖不贍且氷合可慮使之遄故如何

答曰當稟達 政府也

彼曰條規第一欵已載彼此人民通行無碍之約而今不許街路往來又有門卒之禁閤外面者之滯因俺們於舘中採矣自今以後撤罷軍卒也

答曰當稟過而撤罷則不可也日暮而罷

四日乙卯陰○平朝睡起冒感吟囈中滯矣二度廢巾裳顀唐彼使花房眠雲診喝○日前入來彼士官三員往觀金鷄洞即謁南廟而還舘所

五日丙辰晴寒弛○微痾尚未瘳服正氣散一貼

石樵七古詩

一氣旁礴繫衆星無內無外造化靈就中尺土稱邦國此間萬

物各賦形邦國瓜分水浮萍人物割據蚊睫螟開口大笑〻何
事笑他蝸角人難親幕天一星地氷小秦漢與亡奔風霆蠕〻
何物稱避秦商山桃源同一塵戰艦破浪通海伺電機送信通
國脉却恨東洋多波瀾早既西洲見玉帛漢郎問津不在津要
問時勢變遷跡奇才有誰能鍊石補填天柱地維隙〇此句語
陰譎憑藉締結恐動通慢誠極可痛嚴辭擯責非無霜雪之鋒
嚇鼠口氣不可與呶〻而爭不答其韵仍輪示各處
彼海軍十名欲往東廟此非但無前例也路由城内還涉未安
使辦察官防遏不得禀于首揆丈代以新奇許往而路由後麓
則必俯瞰長安故使之逶迤于蘂峴三營將卒十人領往
花房欲使傳語官診病次出伴接所恐或有日後踵至之慮使

任譯牢拒

日暮海軍三名從去路騎馬而来其餘七名逕登山脊從横尋

路而還其狡詐可見也

六日丁巳晴寒○海軍十名許往金鷄洞通事及禁辟軍押領往

来之地或西或東之左之右不得禁止末流之弊將不知如何

○申刻中使来到舘所花房義質處傳諭

下敎曰當此寒節使臣安過一行無故耶花房義質稽首答曰伏

承

下敎惶感萬〻一行亦為安過此意轉達為望又起伏曰

東朝患候近日何如此行中醫藥具備試用仰望中使答曰

聖候今則平復臣民慶祝

七日戊午晴○感祟尚爾方呻唫彼使固請公幹不得已入館所

彼曰日前公幹諸条必有稟議矣未知處分如何

答曰文川不可許之由已為再三悉陳豈有他議哉

彼曰文川所重非不知而開港於此實有兩國利害之所關故

已有書卷口詳庶可諒會而如是拒絶甚訝訝

答曰所陳非不詳揣事體攸在決不可叅議於此地也

彼曰貴　國終不念後弊所重如是牢拒兩國共濟之論竟所

難諧勢將兩國各事其事自謀其謀乃已

答曰各事自謀之説何以謂之我　國則必以北青貴國則必

以文川晋有難從而事勢所關不是異事固非彼此強迫之事

也

彼出示文川高原德源地圖曰浦如松田然後始可容船而開港他無可合處故所以屡懇而曾聞浦民所傳則松田即文川界云或不無誤傳耶松田屬於高原德源則尤為可幸也詳教焉

答曰松田果是文川所屬而更加詳探未有不可也

彼曰詳探後更接相議為好也

余曰海軍之課日出門慮弊滋生採來可也

彼曰兩國纔修交好互有駭見則兩情無以慣熟不可不往來遊覽於等閑之地使之習熟於見聞此宗敦睦之誼故遊覽等事行之為可禁之未穩也

答曰条約之所違弊端之所起何不深究哉隣好交誼不在於

遊覽何以此藉口不為操束乎

八日己未陰○海軍輩以遊覽請騎問其所往荅以無定處任意行之云語甚乖當使任譯轉托彼使〻之禁止則荅曰今日往東廟明日往造紙署云此非海軍自為也彼使之指揮也且聞彼有我　國都城内外全畵坊名洞衕無不詳知對任譯曰當次第遊覽云究厥破意不在遊覽專欲彼我混同之計可謂民神雜糅也豈不大可憂者乎顧以伴接之力莫可禁断故馳書稟揆地與各處問善處之道

海軍欲廣遊覽東廟紙署次第往来云禁之不獲可謂萬牛難回不得已抵書彼使以義責之姑使息鬧

申刻武衛別監及中使柳載賢領　賜饌出来彼使　祗受惶

感云矣

武衛別監奉 標信口傳蓋館門禁闥及白衣人切勿出入之

下教也 祗受奉行

海軍往新寺各營校卒領去彼人對一校問寺後山名答曰不

知問姓名又答不知彼嫌其侮渠不荅輒有慍言入於別廳自

上命辨察官口傳 下教曰領率差備官李一善施以刑削而自

伴接所查實不荅之將校姓名嚴棍十度汰去查劾則武衛所

別武士金基永也武衛所屬不敢擅斷懲禀于 闔門仍

下教曰依 傳教擧行遂棍汰金基永移牒于本所

漏罷彼使書来

謹啓今日辱蒙

聖上隆儀斐頒不敢獨領　感情伏冀光賁瀉伴饌幸甚無堪殷
念甫候不旣
上揆地書
彼使祇受　賜饌自以爲荷此
聖上柔遠　寵恩之饋不敢獨自嘗倉請速向日禮曹會貟而凛
亦具饌同倉云修書于四處矣　敎以善處之道若何彼其藉
重　賜饌敢此坐屈若以謂不屑而嶄徃則彼必有慍此亦葛
藤之一端不如暫會同好　指委各處勸起伏望○揆地所答
亦如是云故卽答彼使書
謹復我
聖上賜倉遠价　寵賚攸暨　祇受而速我賫出於報答　感意

僕安得不趁先此奉覆○而報通宵

九日庚申曉雨兼雪晚晴○午半與前日春曹會員政府堂上趙寅熙本曹叅議李在敬偕入館所而禮判稱病不叅彼使請張樂即分付掌樂院典樂率樂工以來彼使畧設酒饌以饋罷故時彼請獨余入房不可聽彼私言稱病拂袂而起○入館所時服色不可公服故往復揆地并着天翼預會天翼接見今始刱也

十日辛酉朝陰晚晴溫○尚書一帙葩經一帙遺花房退溪全書二匣遺石幡此皆彼之所求者也

午時接見彼使回文川形便問又詳探則松田果是文川屬地而北接永興南接德源也

彼曰相去各島幾許里乎

荅曰松田距文川邑三十里去永興界數十里去德源境數十里

彼曰去元山幾里

荅曰陸路七十里水路相望不遠也

彼曰地形可詳而非松田則他無可港處何以稟定于　政府耶

荅曰文川所重已陳無餘決不可再論何庸更稟此則斷念可也

彼曰屢陳事宗如是見阻識為悶然倭國初不知文川所重故使俺來議者而靳許如是則當啟報我朝〻議未知何居而將

更為測察則汲水積炭之節不可不暫寄松田如何

答曰汲水積炭何處不可而何必松田為耶

彼曰此非如開港等事不過測水間暫為之事汲水積炭是船中最緊最急之務則不可隨處為之故先此承論也

答曰此亦遽難决定將禀于　政府而答也

彼曰全忠兩道測水向已備言巨文碧波兩處汲水積炭事并為田教也

答曰第當回示而設又測水扶安亦有難施之端此則須諒

彼曰扶安難施之説不可擅從故國後當言之詳也

彼又曰　政府及六曹長官請接事何以為之耶

答曰將於答書契傳致日如昨年例為之也

彼曰臨行相接還涉情踈從速相接互相往來則宗為親熟之道也以此裁處為也

答曰此是禮節所関則不可變通親熟與否不在於相接頻數也

彼曰不然〻〻

答曰我亦不然〻〻

彼曰遊覽等事非特為遊覽係是親睦之務而貴 國之必欲拒絶究說不得也此非関門請入者乎 聖廟東廟造紙署俺欲往覽矣

答曰 聖廟則事體所在不可往謁而以東廟造紙署言之亦難聽施也

彼曰然則俺往請于貴　政府然後可得許乎
答曰此言則過矣
彼曰此関於兩國情誼親疎之所在則禀議回敎也
答曰當有回答而遊覽等事何関於親疎也
海軍十名玩楊花渡日暮而還
花房所謂期欲往謁　文廟東廟且觀紙署云者必是遍覽四
面之計也力過舌爭不得而書禀首揆丈
首揆丈答書
今日公幹文川事無異安帖何幸〻〻此處雖免如以元山更
定而言之其將何以答言防之耶若定元山則其大都會處不
可許人之處也此此謀先言文川後言元山之計耶朝鮮元山之

大都會處之臣物未聞松田矣彼輩料知文川之不許而強言以文川褒言及今納侉也必然元山矣此將何為也汲水積炭何所不可而但願松田者明是元山之有意也汲水積炭於松田力防則我言不立而迫陀之人也汲水積炭非為浮去松田之事也此又防塞甚是不立之言然防之則無妨也覌其動靜而為之而使玄昔運往議於各處隨众裁處之好矣臣文望汲汲水積炭事許之好矣扶安預防其能永塞耶此亦問議言之也至若遊覽事花房欲往者日前甚防之故激怒而然也遊覽非不好矣我 國之於他國使臣只有清國之使而清使無有遊覽之事而留館三日不出門外重使命重隣國待使臣之道也係是相敬之法也清國不行之事我許於貴國則決非隣國

同一和好之誼也和好者何謂以和好耶兩國互相便好者謂
和好之意力言之実如不得則許覧造紙署東廟則與南廟一
體不必更观欲往观則南廟頻近往見無妨爲荅至於　聖廟
法意春秋釋菜外莫可開門而　主上展謁則擇日爲之故不
可以無時開閉而　聖廟尊崇天下一也無彼我國之異制也
公之欲謁何有防塞也五百年守法規之事不可變改矣此等
事曲諒是和好之意力言之如何弟之所見卽台監之所見也
別無異同也

上答書

下示諸條伏悉而屢度相接彼懇松田者取其藏風向陽水深
六十尺可以留碇云且曰元山水淺而不可下碇云矣前後公

幹披示地圖每稱松田之便宜不言元山到今松田狼狽之境
泛問其元山里數雖未料彼謀之何如而其意全在松田似不
在元山然彼不指定元山之前我豈先以可否荅之乎積炭汲
水之防塞我言不立誠如所教果難永塞當觀其動靜爲之而
将使辦察官收議伏計巨文碧波許給炭水謹當依教而遵覽
事清使留舘三日不出門外之說既有重言復言彼旣知而故
言也　聖廟則春秋釋菜儀節自　上謁聖節次自有規度不
可無時行之之意已有所屢〻而彼亦知而故言者也大抵彼
類不可以義理責之甚莵〻〻紙署既承許徃之教可息暫時
之鬧而又必有鱗次懇苦也東庙請徃意不在此欲遍行城内
街路周察市井閭里之計則勸徃南庙還爲無霊事〻頭痛處

耳奈何、、

十一日壬戌晴○感冒尚甬服正氣散一貼

陸軍少佐海津三雄登舘後小岡立寫清水舘畵形

十二日癸亥晴寒弛○早朝度支吏領来　賜給彼使物種

人蔘五斤○清心元一百丸○雪漢綃五疋○白綿紬十疋○白綿布十疋○鹿皮三令○黄蠟十斤○壯紙五来

政府贈彼人物種

公使○人蔘三斤○清心元三十丸○豹皮三令○真玄三十丁○白綿紙三十卷○綵花席十張○香草一百塊○聖學輯要七冊○洛泉新編五冊○桂苑筆耕四冊

随員十二人○各白綿紬二疋○各白細木五疋○各色筆二

十柄○各真玄十丁○各壯紙三束
從者二人小使二人等外二人○各白木綿二疋○各白苧布
一疋○各粉周紙五軸
未時彼使請接而言曰三處汲水積炭事貴 政府何以爲教
耶
答曰碧波巨文果無難處而松田所重自別不爲許施也
彼曰汲水積炭有何所妨而今又不許耶此是水火相資而未
料拒絶之如此也
答曰果有事勢所礙則水可許汲炭不可許積也
彼曰旣不許港且不許暫時積炭寔未曉也開港則固所重而
不許可爲俺之故報我朝之辞而暫時積炭亦固不許則俺以

何辭故報乎
答曰從非文川永與咸與安邊之地必有積炭之所何必於松
田耶此亦難解者也
彼曰積炭果非隨處為之之事也若從他處而得有可合則幸
矣若無可合之境則事勢所拘不可不暫寄松田此則可施否
答曰此亦難從也
彼曰當初不許開港非特所重而然也必欲擯斥我人之意則
安有公幹相議之意哉更不必以此酬酢而方有身恙難以定
神請罷會席仍曰再明當前行諒之也
答曰公幹酬酢各曰事勢則不必見恠於其間而行期定於再
明或有介懷而然耶日字甚迫更為擇定也

彼有苦厭之色不欲接話故不得已罷還

罷還後彼有書示曰今十五日斷定夰行則四人轎一擔夫四名有屋轎六擔夫二十四名騎馬四匹牽夫四名車子四輛備給為望其餘人則當十七日離夰而汁物則盡輸去勢將留置於此舘而此又不許則不得已燒燼而去海軍則明日先從楊花津由船出去云故使差備官屢回撓止終難回意而甚至於中路支供亦不領受云耳

上首捺丈書

今者公幹從當修上而以松田不許積炭事彼謂此與開港有異而又為拒絕者必是擯斥我人之致則不必公幹酬酢也再明治夰云而仍不欲接話卽為稱病大有愠色故但諭以行期

甚迫則答以不必強挽云當場事勢不可張皇說去故姑爲出
来操扁挽止爲計而伏念　賜物節次不可今日爲之故玆仰
達下諒姑退之地若何彼情若是事甚難處専此仰稟

再上書

俄者上書伏想下覽矣公幹茲錄上而彼生怒氣再明介行云
故好言緩頰而罷還矣又以書示曰十五日断當介行云至有
車馬卜從指數請淂之言故使任譯強挽不淂恐或有生釁之
端也　賜給物擧行雖伏承須賜　下敎見彼怒氣方張恐有
見敗之慮則於心未安故姑止之甚爲惶悚伏望以此由微
稟未知如何

答首揆文書

俄者對彼時小人以為此非牢拒也若一向牢拒則望波巨文
何必許之乎云爾則今不可只以此言端解其怒也第當使辨
察官善諭事理息鬧伏計而彼素異類似難回意姑未知如何
耳
辨察官欲為解彼之怒入見浦瀨裕曰不許積炭宗非介意之
事而公使之有怒色吾不知其可也浦瀨曰俺之今行無所事
為暫時積炭亦未蒙諾貴 國慮或有後弊而然耶俺當納倭
無弊以辨解文字書示辨察官曰積炭非欲日本人守直也招
致浦民計石任置計石還推而已豈有日本人守直之理乎炭
雖露積無妨若自護浦作广家以庇則其所費亦當備給矣此
是測水間暫時事豈有日本人仍留生弊之慮哉貴 國未解

此意不勝悶然辦察官謄此文輪納于各處云○服蔘蘇飲一貼漏後假寐

十三日甲子晚晴○海軍営宿怒未霽即還艇所云給馬領送楊花渡自津頭由木道抵仁川云故今付給艇○午間落後海軍及隨員十人請往造紙署使通事及三營將率領去日暮而還○彼使抵禮判書三冊及萬國公法一帙星軺指掌一帙要余傳致故即傳于禮判

第一冊

本使之來起算昨年二月既為二十個月（不惟条規所載十個月後）即為条規所載可駐留久暫任時宜着勿論耳但其駐留時間無論官民況交親睦覌國光察人情以便他日公幹是為公使應之事

則貴　政府亦宜將從前為交誼阻塞之慣例一切革除務開
擴寛裕弘通之法以副修好本意然而邦俗各異慣習為例有
未易遽改移者然以其未易遽改移之故不欲從事改移則不
知其可也本使之来京也曾擬遍過訪諸公燕禮數見執手交
臂相懽以為交好唱首但以未得其使先使隨員時時試散筞
要在慣人民視聽以漸移風而貴　政府動輒制之曰人民未
知本使来京之意恠訝失儀所甚恐為又曰都下間行之事未
經条規揭載不可乱行我十一月十二日伴接官又致書曰遊
覽本非条規中事貴　政府乱論至此本使亦將答曰不得遊
覽者亦係条規所載乎凡人五性統心外與物交故有交際交
際也者人情而已人情睽離斯無交際使臣本務在敦兩國交

誼故使隨員時〻閒行京地察人情覩風俗者不過亂行使臣應分之事而貴 政府以爲規外不可行之事本使甚感爲修好条規一款言革除開擴第二款揭使臣留駐之事附錄第三款載撤守門設門凡此皆非貴 政府與我政府約寬裕交通遇我人民任自由之義事哉而待在京使臣遇人民之不如者無其理也想亦非貴政府之意然伴接官向旣有此言尋又致書本使益不能無疑且夫貴政府旣以修好条規及附錄普須示人民而下民無知未悟故障使臣隨員應分自由乎卽是在貴政府當制且防者而顧欲掎制使隨員行步出遊以及条約有無恐無此理惟其貴 國人不得縱覽及不許行步之地及時本使隨員亦理不得行步縱覽者得縱覽得行步矣則在我

我國人亦無毫有障碍之理況慣覌聽移風俗申交好至親密者在交際事務專管之人最為應務之急若夫為貴　國人防碍者則本使嚴式之請莫過慮至阻好誼為是照會敬具○明治十年十二月代理公使花房義質○禮曹判書趙寧夏閤下
貴政府於使臣駐　京曾藉々有言議今既方開釋惟將他日有陳述者顧是必不得已之事非本使所敢與知而恐其由是滋事端無益於兩國故今料為貴　國言使臣職務接遇要件並呈星軺指掌萬國公法二部備叅照其定路入京寃竟為不可行事故亦玆知照敬具
第二冊
修好条規在我兩國間固醇正公明未始不據字內通行公法

也以何知其然參照星軺指掌亦足以會其理該書係清國光緒二年北京同文館版行說方今宇內各國遵行通使之例規殊詳其說邦國當有專管外國交際大臣曰與各國使臣會晤商議本係總理大臣分內之事至國君欲將和約聯盟通商交戰等事宣示各國此等文件均由總理大臣繕辦遇慶弔等事雖偶有國君自行函牒邦亦例應由總理大臣辦理（第一卷第八葉）其說外國公使與總理大臣會晤曰總理大臣尋常接見公使有定期除定期外公使若欲會晤必須專人面謁或函請時日方可以無碍該大臣政務為要遇有緊要事件及重任公使亦可隨時前往不得限以常格其說使臣職務古今不同（第一卷第十葉）昔有遣使他邦專慶弔之禮自常川通使駐京之例開則使臣專

為保持兩國和好護庇本國商民通報關係本國事件是以使
臣職守不必專屬一事矣即是各國現行例規清國所取裁也
在我兩國亦既認使臣職務古今不同矣則往來不可限以交
聘事務又各不可無專管交際事務大臣也修好条規第二款
互約送駐京使臣且指定專管交際大臣加以使臣得與談大
臣親接商議之件可謂於彼三則無復餘蘊矣而貴　國今輒
曰使臣不可駐京或又將言未有專管交際大臣問其故不過
言不堪煩不堪費夫兩國使臣互相往來駐留者不為不煩也
不為無費也除煩省費固我兩國所願雖然貴政府今稱曰煩
曰費恐非我所斥言煩與費之宗也繁文縟禮之謂煩藉之耗
爲謂費苟其或不然就禮不得不爲費不得辭者而强欲辭之

省之適以蔑如兩國金石之約也使臣之往來駐留於兩京固
為重交誼持和好非如昔日交聘事即還也今兩國修好通商
據宇內通行公法創定条規矣則舊例古格革除殆盡欲各與
往來駐留不可得其既約往來駐留著為例典矣則是在 貴
國為於禮不得不為於貴不得辭者然則煩不可得而除乎費
不可得而省乎曰否繁文縟禮固可以除也藉之耗為之冗費
固可以省也何言繁文縟禮曰幣帛也曰鹵簿也贈饋也華飾
也除是數者則煩與費顧亦不足憂之今貴 國措其可除可
省者而不問却於不得不為不得辭之例典欲強辭且省其曰
蔑如兩國金石之約不亦宜哉以是故我外務卿不敢輕裁覆
書先使宮本大丞再問其如何而貴 國猶似有未悟者茲重

命本使辨晰此意敢問嗣後兩國使臣往来薄其幣帛袪其鹵
簿粮倉館舍皆任其自辦不煩贈饋不要華餙簡便取給而猶
且不免煩與費則請與聞其說焉若夫或議及有往来則不可
無其禮幣帛鹵簿禮也贈饋華餙亦禮也禮既不可廢煩與費
莫肯省除矣則我將咎而言幣帛者禮之未行者也鹵簿者儀
之抑末者也至贈饋華餙則最其末也兩國果欲以禮款待使
臣則　聖上宜時延見也大臣宜互相往来也禮待既如是然
而交誼不容和好不保者宇内各國未曾聞有是事　貴政府
亦曰禮目何必言末儀况拘煩與費淺如兩國金石之約非萬
〻所望也
我使臣往来貴京城將通津一路為限甚不可通津不是貴國

與我邦往來最便之門户今夫使臣之來涉重溟凌風濤望京城於眉睫而不能一日到達且路次護衛與旅舘鋪設不得不累貴政府是迂路役民費物而無益於使臣若由仁川南陽地方尋捷路入京案為兩便若夫時際北海船路艱險或見敵國遮斷則由釜山旱路到京亦須隨便宜凡是等路程皆隨時往來在交誼上出于萬不得已則今假令約通津一路為往來必由之門户亦無以為也况終不可行之事也

第三冊

利用厚生富國強兵有國者豈可一日忽之也然下手之際有尤難處焉尚徒徵諸冊書膚想鹵莽以僥倖萬一其不至紕繆

國計土苴人命者幾希初我邦之從事新法醫術汽船汽機軍

器製造水陸測量等也皆取諸歐米人所長而未免膚想鹵莽依樣胡蘆至甚則機關誤發水火暴起或針路迷失一差千里或劇藥試人療痾從之或隊伍失紀人無定志種々弊害紛然叢起其以為利用學生者一朝變為剝喪國脉之具富國強兵徒資激變之用有志者皆以咎政府好自紛更之所致也然而政府堅持初念未曾為浮議所屈撓以謂此豈物之弊乎不善學而僥倖萬一之過也我何人也彼何人也彼横行出沒為其所欲為我不能為天下之賦於人者豈如是其偏乎哉於是乎多遣親王及大臣縉紳子弟遊學歐米諸國又准有志者獨力航往留學歲不下數十人各修切磨積十餘年之久而後守文用武之具畧既吃其精淪其髓今則無復多需於外矣蓋嘗稽

我日本一千前之古文物器用傳用貴國甚多金銀採掘現以對馬為始即貴　國所傳云朝鮮於日本早既開物成務如是而不肯獨擅之傳之於其隣為恩惠亦既大豈不欲酬之今我邦於醫術汽器軍需測量等術業幸有一日之長故貴國若要學之則宣力授業非敢所少顧吝乃我邦有報酬之名貴國為禦外侮之資此我政府懇篤之意也小官曾有志於此而不果者數年今幸得親接　閣下述此事幸莫甚焉雖然故我國心新得生感内之雖免膚想鹵莽而棄己從人之謗與外之從令無好自紛更之咎而淫巧蠱政之議起此在我邦十數年前所親聞見貴國亦豈保無有之昔趙武靈王排众議胡服從戎終以修正強兵雄霸一世蓋制度文物與時沿革彼在蕞爾褊小

戰國猶且斷然察機而動況今新方醫術汽船汽機軍器測量等貴國古來無曾有之而今始有之亦敢眩新改舊且也一人能之則萬生利用一朝得之則富強可期貴國若果欲施行宜及高雄飛艦未啟決議速精選少壯敏達縉紳子弟督之任之各豫課其要講究之目附練熟通事以來就學則我政府為宣力不必至多要節費使其達志成業矣若夫航海術在該艦且教且艦先會運用大意亦可以為進學捷路矣竊聞貴國頃日有試造汽船之議甚當然恐是見卵求時夜古人有言指南之車燭幽之鑑皆於吾身親見故今聊臚列我邦前事以為後事之鑑所慮貴國之或復踏我轍蓋責朋友之道為國速決行如何為是敬具

禮判趙寧夏答花房書

頃蒙俯速病未赴會又承瓊函兼寄書帙多荷〻〻然派使與
艇路伴接官公幹時已有商辦庶可諒會者其他諸条在我
國規例多有鑿枘有未可遽議亦須照亮焉謹此謝覆
使掌務官高永喜往諭彼使回行期甚忙迫何其倖〻使臣回
還我　國有三節次答書契傳授也　政府招見也上艇宴也
不得不行此禮則不可如是遽啟也彼曰伴接官若是挽留將
欲退一日束裝十六日越站金浦直抵通津爲計此非爲公事
難孤其伴接官厚意云也○夕服香蘇正氣散一貼漏後因頻
臥唫病
十四日乙丑陰○彼人遊觀紙署者六員請往東廟此意稟于首

揆丈而許覌故使差備官韓應參通事一人及三營將卒領往于南門外夫於峙

石幡貞書

匆々歡聚亦將匆々遠別人世何多恨事哉久荷高誼感愧不可言玉水翁一話遂蒙賜退溪全集古人贈人以言斥且將佩服之暇況閱卷則瓊玖萬斛使人疑薏苡何須避瘴癘可以醫愚矣後世子孫讀之將有曰是乃祖乃父之故人朝鮮國洪小芸先生所贈而乃祖乃父千里親齎故也則使百世之後憶當時交誼不問海內外相愛相親皆出于两國朝廷懇篤盛意也別幅二種非敢為酬客土之物暫以呈左右辨妄一券　僕先師安井翁所著聊又呈覽翁學問淵博著書浩瀚為清國應寶時

成林等所推尊此卷固其緒餘耳偶見一行中貴来者今三部
為贈前修信使金倉山公及從事安斑山君嘗知翁者故欲各
將一本贈之但山河實邈無由遠人遽致之為作書敢煩貴下
轉致翁著書既刻者有左傳輯䟽論語集註管子纂詁等皆行
於世他日將有備覽矣桃源行拙和一什未見賡荅顧必以事
之殷不念及此也敘別將在近此中尤耿耿不知所欲言語無
倫次匆深咎不盡
午後花房出来診病饋茶欵待温辞酬酢之際自青門守直廳
馳報曰彼人謁東廟者三人徑入興仁門異服之人不可遽然
受納先此拒門云盖城門譏詗古法也國禁也門卒守拒職固
當然余謂花房曰貴隨員何不遵去路而還迂路至都門致此

犯我 國禁是何道理斯速指來存其事體可也花房荅曰俺們往東廟門卒亦聞之豈以異服之駭眼牢拒不納哉此非和好之誼也余正辭氣責曰遊覽本非條規中事和好亦不在遊覽與否貴使每以和好二字以爲藉口動輒生弊此亦和好本意耶彼曰貴 國亦不出入此門耶貴 國法人定後閉門而未及時而見俺們閉門其外待可見烏在其和好也余曰異國之人不許無時出入我 國禁如是也日暮者爭花房仍爲入去使傳語官強請開門納其彼們余亦一直責之諭之掉頭不聽儀杏無奈夜已半矣

花房抵禮判書

逕啓者本使隨員本日謁于東廟故路經興仁門門吏遽鎖門

成林等所推尊此卷因其緒餘耳偶見一行中貴来者今三部為贈前修信使金倉山公及從事安璡山君嘗知翁者故欲各將一本贈之但山河賔邈無由遠人遽致之為作書敢煩貴下轉致翁着書既刻者有左傳輯疏論語集註管子纂詁等皆行於世他日將有備覽矣桃源行拙和一什未見膚荅顧必以事之殷不念及此也敘別將在近此中尤耿耿不知所欲言語無倫次勿深咎不盡

午後花房出来診病饋茶欵待温辞酬酢之際自青門守直廳馳報曰彼人謁東廟者三人徑入與仁門異服之人不可遽然受納先此拒門云盖城門譏詗古法也國禁也門卒守拒職固當然余謂花房曰貴随員何不遵去路而還迂路至都門致此

犯我　國禁是何道理斯速招来存其事體可也花房荅曰俺
們往東廟門卒亦聞之豈以異服之駭眼牢拒不納哉此非和
好之誼也余正辭氣責曰遊覽本非条規中事和好亦不在遊
覽與否貴使每以和好二字以為藉口動輒生弊此亦和好本
意耶彼曰貴　國亦不出入此門耶貴　國法人定後閉門而
未及時而見俺們閉門其外待可見烏在其和好也余曰異國
之人不許無時出入我　國禁如是也日暮若爭花房仍為入
去使傳語官強請開門納其彼們余亦一直責之諭之掉頭不
聽儀杳無奈夜已半矣

花房抵禮判書

逕啓者本使随貟本日謁于東廟故路經興仁門〻吏還鎖門

乖不得通過日夕報到驚愕曷禁請速下嚴令俾隨負通過無
碍並譏門吏無狀以爲善後之地爲之佈照諒會敬具
少頃花房又傳語曰雖經過幾日期於入其門而還云此是嘗
試而葛藤之計也萬端責諭一樣頑拒不勝痛惋往復頻煩鷄
已亂嘶○遣將卒及捕校于青門外中飭牽去任譯使之善護
經夜

禮判答花房書

承書多荷貴隨員之還不由往路甚訝苑都門自有契邦法禁
似因此而或致紛紜也當有伴接官會辦照亮如何謹此肅回

十五日丙寅朝晴晩陰○平朝聞青門消息則閉門拒彼之由入
廟自　廟堂分付閉門許入彼人故遣護行將卒及所騎領還

館所
未時入見彼使花房則彼曰如是光顧有何所教耶
答曰日前公幹松田積炭之不許者所重之地慮有生弊而然
也須勿見恠
彼曰此不過測水間積炭於輸運便宜之地而及時需用者也
望波巨文既許積炭則出納守直之節任於其境吏民而不必
日本人為之測水畢後即當撤罷至於松田則或曰未及擇定
他處不得已積炭則亦當如是矣此非煩槩也故所以仰請者
也
答曰此亦難重而測水日子計為幾許
彼曰臨時遲速不可預料而假量一年之間則綽有餘矣

答曰何其久也

彼曰或有値風狠狽如今行或有艇具意外受傷不能無這間差退之慮則一年假量良有以也

答曰望波巨文既以許施則此限內遲速間不必深較至於松田則亦不可以此限私論處也

彼曰限則如是而若限內擇定他地則當為移去且測水速竣則仍當撤罷以此詳稟　政府則似必無靳施也

答曰今日公幹將有仰稟又未知處分如何而一年之限甚不穩當

彼曰幸或有許施之意則何靳此限乎書示諸条曰以此轉稟政府焉

答曰稟過後明早回示也仍回閱港處測水指点後又不必沿使只以書契往復可以除弊於兩國以此啟議於貴朝可也
彼曰當備盡啟報而朝議所在未可預揣也
答曰此事另圖為可且以別書契兩件事言之貴使之論說非不詳悉然我　國事勢則不可無更有書契貴使啟朝悉以此行之所聞所見力言事勢以為兩國除弊之地至可〻〻
彼曰啟朝當悉陳而其宗效有無未敢質言
松田積炭終不許故彼使苦懇暫時許施遂乃臚列諸条以不貽弊端之意成手錄納于　政府
一修好条規第五款所揭二處港口須測量搜索而後指定地名

一日本國政府為是事自日本曆明治十一年四月朝鮮曆戊寅三月十二個月間
貯藏石炭於朝鮮國全羅道珍島之碧波亭臣文島
一咸鏡道測水時積炭處所當先為擇定而若或未及擇定則
不得已限十二個月積炭於文川地松田村而雖限內探得良
地則當移之於探得之地
一其為貯藏之間若要廠舍則朝鮮地方官為宣力構造之所
費金額則日本政府隨即償之
一所貯藏石炭村民或邑吏防散乱守直則不必日本人為之
本邑吏民間自地方官擇定
一朝鮮國 政府預飭令該地方有日本測量船要運搬落載
石炭於其船則使之雇傭或村民或船隻無或防碍

一雇賃錢两日本船長每次於其地給付之
申刻　賜給物種(物名見上)户曹正郎柳承根領入舘所　領給彼
使花房義質々々敬謹　祗受致謝(有別償給賜物而自户曹未及進排故姑俟之)
政府贈給物種(物名見上)分傳于彼使及随員從者等並十六人
昨年　賜給之時只令度支吏領物傳給儀節疏畧恐非敬
君賜之物也今番特請本曹郎官領入給傳以存事體
十六日丁卯晴寒○禮曹接彼使宴饗時三堂上當為同參而參
議金永哲稱病懸不進其代前參議李在敬更為之
　禮曹答書契
謹茲照回者貴國派外務大丞花房氏代理公使委到本邦我
政府以本曹參判洪祐昌為伴接官會同舘中修和好允係商

酌雖有委決未盡要使兩使可行想在貴公使悉陳貴公使通
敏精詳幹當復路滋見敦誼益鞏可保永久無瞀也順祈貴國
恭休台候增祉不宣
午刻與彼使花房義質傳語官浦瀨裕及隨員四人詣議政府
領議政李最應右議政金炳國座定有司堂上趙寅熙來會肆
筵設席行醮禮張樂饋三味
政府問答
領議政右議政接彼使問曰館舍甚陋日候猝寒其間連爲安
過隨員諸人亦爲無恙耶
彼使對曰幸賴貴國之厚眷居接甚穩一行無故莫非貴
國賜也

相公曰弊邦接待之節公之期欲省弊寔由厚誼在我之道不免疏畧極為慊然

彼使曰凡百省弊敢已屢請而接應之節若是欵曲不勝感荷萬萬

相公曰開港事弊邦所重之地不可私議公既詳悉而竟為止之其在和好之誼兩國生光大矣深感深感

彼使曰　貴國所重之攸在果已詳悉而敝邦國亦當備陳矣

相公曰今日相接不可無杯盤故畧設菲薄望須下箸也

彼使曰感意多感感

彼使又曰聞此音樂至再至三愈聞愈好可見禮接之誼如聞此樂愈往愈厚也

相公曰音樂本是好音禮接亦是好誼

彼使曰辱蒙款待遽難起身日勢已暮請敢告退

相公曰暫晤旋別故期且闊甚庸悵然萬里駕海益加保重

彼使曰鄙們還故之由善達于

九重伏望伏望　僉大人連享穰重至祝至祝

醼饗罷後仍與彼使詣禮曹六曹長官齊會吏判金炳德兵判閔謙鎬有宗故不進戶判閔致庠禮判趙寧夏刑判李寅命工判金輔鉉本曹叅議李在敬座定設宴席傳回荅書契（書契見上）彼使起身謹受仍張樂進杯盤玩賞之人雜遝喧鬧填門盈庭禁辟莫可儀節不得行彼人所覩極為駭然只自慨歎盃酌旅酬草率而畢彼使起出余乃排却紛拏擁其行即還館所

日暮吏入舘所對花房義質相為填畵署于手錄新条約見手錄上

而一本則填彼使姓名畵納于　政府一本則填伴接官姓名

畵授彼使而即出伴接所

鍾後彼使奉獻　進上物種又有各處物種

進獻物種各書上字皮封付籤

輿地誌畧一部○地球儀一個○金銀花幣一具○詩繪松寫

硤盞一組○詩繪梅形提重一組○白砂糖二塊○久良酒三

瓶○糖漬果宗五個○華卓氊三枚○絲糯圓扇三握○象牙

扇三握○錦采陶花瓶一個○紫丹香一瓶○錦采陶花香炉

一個○梨子地四疊匣一

各處物種各書宅号皮封付籤

雲峴宮○地球儀一個○山陽遺稿一部○近世名家文集一部○蒔繪松葉度盃一組○華紋綸子三端

領議政○華紋綸子四端○奉書紬三疋○縢土二連○蒔繪滄籠一組○五山堂詩話一部

右議政○華紋綸子二端○縢土二連○蒔繪四層匣一○海氣繒二疋○梅墩集一部

禮曹判書○萬國畵一枚○椅子三部○奉書紬三疋○羅氊一券○蒔繪五層匣一

禮曹叅判○羅氊一券○燭炲十包附蠟炉一對○梨花地廣益一枚○椅子三部○縢土五枚

禮曹叅議○羅氊一券○海氣繒二疋○縢土二枚○蒔繪手

箱一個○美濃紙一束
政府堂上○羅氊一巻○縈土二連○烟艸帒五個○烟草一
匣○星巖集一部并受置于伴接所
少頃彼使出伴所告別仍饋夕飯此是度支所供也○漏後就
宿
十七日戊辰晴寒○寅初使書吏輩領奉 進上物種及各処所
呈物并輸納于 闕内
彼使花房義質發行與之送別仍以發送彼使之由入
啓即為還家已平朝矣
上首揆文書
伴接官餞別彼使而落後還家即昨年例也今番亦依例為之

而彼人六名尚留館治裝其供饋之節不可無之把守之節不
可無飭而無將之卒易涉解弛慮有紛雜之弊特為別定勤幹
人使之統率隨事另察甚好故茲仰稟　下諒處之若何
辰刻辦察官馳報曰車卜數爻以預備次請錄於任永則任永
曰公使臨行時教以汁物留置館所而若不受則抛棄而來云
要余書托于彼使行中故即作書馳塘馬于花房行所
帳別如失懷不能定今聞貴行留後輜重今方計數而預備車
輛卜從於貴隨負治介日盡為輸送于船所矣任永言內公使
臨介時分付以汁物則留置館所而若不受則抛棄而來云、
此無乃任永誤聞而誤傳耶向日公幹時或有此等說話而僕
以謂貴下有暫時不平之心然也僕亦不為深信矣厥後公幹

更無此說而政府禮曹相對又無此說昨夕穩討亦無此說僕認以前日介意如氷消凍釋保全好誼而今朝相別只好意而已任永忽出此說抑或貴下未及指揮而然耶僕與貴下相接乃不易得之會而致有輜重不盡輸之亂則此貴下前日介懷竟未解也以貴下之弘量必不阨塞於僕則千萬思揣窮究不得該走趾委煩望須即刻書托於任永處沒數領去以完相接相別厚情如何〻〻統希照亮不宣

上首揆丈書

餞別彼使而纔還家即見辨察官所報則以照檢彼人輜重輸送次備數車輛而任永以謂公使所時教以什物任置於館所而若不受則拋棄而來云〻故以指揮留館若領去之意今方

致書于彼使走送塘馬然其聽否亦難預料而究厥所為則專
為更來之計也事到此境亦不可臆為輸送不如安而受之以
覌動靜伏未知何如

十八日己巳晴寒○花房答書自其行中來

承貴飛書内謂托物件事貴下未曾聞知是則然而本使非不
欲言之惟以事小不足煩貴下耳抑今番本使之來不久留固
既詳述但今後不得兩國間屢不有星使往來則每次運輸物
件不堪煩且費故留冝之以省其煩費本使預不詳述終使貴
下煩勞者死罪曷禁請諒會謹覆○明治十年十二月廿二日
花房義質
辦察官所告

這間事狀錄白下燭若何物卜姑留空庭惟伏俟指揮處分而
花房書札回公伏計耳不備達
彼人汁物不可留置之意屢加曉諭責以公使之初不介口委
之於落後人使之留置者旣是意外落後人不顧事面若請留
置者亦是意外百爾思之究說不得雖千思萬托其在事體不
可捧受車子已為準備物卜盡為輸去也
彼曰貴朝廷終無許施則辦察官特為受置也
答曰公使旣無所請則此非 朝廷洞燭之事辦察官亦未承
朝令則焉敢私自受置乎
彼曰以事體論之則無辭可答然俺等事勢未見許施則不得不
拋置而去矣勿為深責善為措處也

荅曰雖至抛乱之境事理所在不可自我許施誰可守護耶

彼曰抛乱之後雖至闖失有何怨尤乎惟望恕諒云〻

十九日庚午晴寒○辨察所報以為護送差備官李熈聞馳報內

昨日天明時傳給別賞給　賜物〻種物名與數文未聞知於花房義質

行中處所

辰時彼人五名車卜五輛介出通津廚房汁物樻子六坐○包

褁二塊○椅子二十坐○人力車一坐並抛乱而去云